

● 凌喻非

爱情的彼岸



爱情的彼岸

凌 喻 非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爱情的彼岸 AIQINGDEBIAN

凌喻非 著

责任编辑：戚识广

封面设计：李肇宏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32开本

10.125印张

2插图

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

215000字

镇赉县印刷厂印刷

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印数：2000册

定价：3.80元



凌喻非，原名王玉成，回族。1939年生于吉林省大赉城。曾就读长春电影学院文学系。1979年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第一篇小说《扬风湾》，接着又在《十月》、《长春》、《萌芽》、《电视电影文学》、《电影文学》、《中外电影》等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电影剧本多种。其中《鱼的魔力》获《绿野》新人奖一等奖，《船长的魄力》获1980年吉林省小说创作奖，《喇嘛山纪事》获第一届萌芽文学奖，《面向未来的人们》获金牛奖，《大凌草原鸳鸯谱》获吉林省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奖。

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会员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，《绿野》编辑部副主编。

目 录

扬风湾.....	(1)
姑娘的魅力.....	(26)
船长的魄力.....	(48)
鱼的魔力.....	(76)
爱情的彼岸.....	(90)
厂长人选.....	(107)
人梯.....	(124)
盗鱼贼.....	(152)
洪峰.....	(172)
伊万的故事.....	(195)
野渡无人舟自横.....	(214)
陡峭的河岸.....	(237)
妈妈，妈妈.....	(259)

扬 风 湾

扬风湾渡口在航运公司下游十五六里的地方。

这平原的东半边，到处生满了遮天盖地的河柳。江水从西边流来，流到一个开阔地带，有几百米远没长河柳，放眼望去，真是一个天然的凹形长廊。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大弯，江水折向南去，两岸又是密密丛丛的河柳。大概是受到这个地形的小气候影响，只要刮风，无论是顺江风、逆江风，还是横江风，扬风湾就要掀起波浪。有时上下游风平浪静，可一进扬风湾，就是凉风扑面，江上翻着白头浪……

这是老船工出身的公司党委委员刘三江工作过的老地方。他一个人靠一只推子船，在这里干了几十年，为两岸人民摆渡运输，象一座活的桥梁，人们都称他“刘摆渡”。因为生长在三条江河的汇合口，自己取了个名字就叫“刘三江”。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，但长方大脸上还是闪着红光，有一副弄船人的好身板，显得那样敦实健壮。只是在眉宇

间，有那被江风刻成的三道深深的皱纹，表明他将要告别壮年。每逢想心事的时候，这三道皱纹就会一上一下地抽动起来。

这些日子，刘三江眉头的三道皱纹抽动的次数更多了。不久以前，有人写大字报，说上半年全公司开展的“多拉快跑”劳动竞赛，是地地道道的“唯生产力论”在航运战线的具体表现。因此，刚刚建立起来的生产秩序，又被搅成一团乱麻，一个个问号挂在刘三江的脑中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又突然传来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的消息，无限的悲痛敲击着刘三江的心。最近又有人告状，说他在扬风湾的接班人夏田，工作态度不好，摆渡不及时，和群众吵架……骂他是“瞎摆渡”。听到自己才离开半年的扬风湾渡口，竟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刘三江非常吃惊，半信半疑，急得火上了房。

早晨一上班，王书记就把他叫到办公室交待工作。王书记今天就要去参加地区办的什么“反复辟回潮学习班”，公司党委的日常工作上面通知让副主任李荣主持，大多数党委成员都随船队远航，下余就剩下刘三江一个党委委员了。王书记派他去扬风湾摸摸底。

九月末的北国平原，秋意已经很浓，柳丛大片大片地变黄了，随着阵阵江风，不时黄叶簌簌落地。刘三江心中忐忑不安，在江岸羊肠小道上急急行走，却越发觉得闷热，便索性把劳动服外衣脱下来搭在肩上。

穿出柳丛，傍水而行，望着波涛汹涌的江面，空中上下翻飞的水鸟，沟岔里渔场整齐的箔桩，土坎上卧龙带渔区的棚房……这一切最熟悉的景象，告诉他已经到了扬风湾。

一丝昔日在江上沐雨穿风的喜悦爬上眉梢，三道皱纹舒展开来，他心情平静了许多，但仍驱赶不掉那笼罩心头的阴影。

一只天蓝色的推子船，坐着六七个人，箭一般地离开岸边向对岸飞去，划船的留着羊毛发，长胡髭，看上去已有把年纪，其实才是二十岁出头的青年，他就是夏田。转眼间，小船升起白帆，加快速度，破浪前进。看到夏田划船技术更加纯熟，他心头的阴影似乎消退了。

行至江心，突然间白帆猛烈地摆动起来，船上的人鬼嚎般喊叫一阵，全埋在浪里。不知是船抛的人，还是人带的船，船底已经朝天了。

刘三江“哎呀”一声惊叫，衣服一扔，鞋子一甩，一个箭步，“噗通”跳入江中。

“往船跟前靠，抓住船帮！”

他双脚拨水，侧泳前进，不时探起头来，一声声喊着。离江心还有几十米，一个猛子钻进水里，一会儿便出现在小船附近。他用手抹一下脸上的水，四处寻找。

“救命啊！快救命啊！”一个长着猪鬃头的人凄厉地喊着，张牙舞爪地拍打着水面。

一个人的光脑袋半阴半阳在水面浮动着，浮动着……一点儿也不打转。

刘三江一手提起“光脑袋”，一手拖着“猪鬃头”，游向小船。

船帮上已有几个人扒着。夏田又从水里拖出一个人来。

“小夏！”

“刘师傅！”

夏田一头水淋淋的长发覆盖着前额，两鬓垂到耳下，使他的脸变得那样小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

“还缺几个？”刘三江急促地问。

“还有一个，在那儿。”夏田用眼睛示意。

刘三江钻进水里，一分钟，两分钟……终于在夏田的帮助下，从水里拖出一个人来。这个人身上还挎着一个沉甸甸的背包，眼睛紧闭着，已不醒人事。

刘三江对夏田说：“我负责他，你去把船划到岸边。”说完，用右臂抱着那人向岸边游去。

夏田拉着船，几个落水的人扒着船帮，缓缓地向岸边靠近。

“哎呀我的妈呀！”“猪鬃头”继续没好气地一声声呼喊着。

二

晌午时分，风停了。江面平静下来。

经过一番抢救，刘三江和人们抬着那个被淹得不省人事的人到市里医院去了。

夏田把船淘出来，刷得干干净净，坐在塔头墩子上长长地吐了一口闷气。

“呜——呜呜——”一只拖轮从下游开来，在鸣笛和他打招呼。这是他曾在上面当过几年水手的○四号拖轮。现在他的心沉重得象灌满了铅一般，头连抬也不抬，盯着脚下的沙堆发呆。

夏田是哈尔滨来的知识青年，家住松花江南岸。还是

“红领巾”时候，他就能从南岸游到太阳岛，又从太阳岛游回南岸。六年前中学毕业后来到这里，真是喜欢得“蹦圈”。

“水！水！我喜欢水！这里的水太好了，比得上姥姥家的湘江！”他在第一封家信里这样写道。

夏田是个水鸭子，一碰见水就着了迷，发了疯。○四号拖轮试航，他第一次上船观光。这只三百马力双机拖轮，跑起来凶猛异常，船尾翻着高高的白浪花，搅得江面上波涛汹涌。在夏田的心目中，拖轮是如此的威武雄壮。从上游开回码头经过扬风湾，渡口正是一片惊涛骇浪，夏田为这壮观的景色所陶醉，纵身跳进那高高的浪花里，半晌不露出头来。

船上的人都捏着一把冷汗，有的提议下水打捞。

刘三江划着推子船，看到这情景，会心地笑了，连连向拖轮摆手示意说：“用不着！咋能哎！”

就是从这时起，刘三江看上了夏田。

夏田也看上了扬风湾的江面开阔，水涵浪高，假日常来游泳，很快认识了刘三江，跟他学划推子船，帮他搬运摆渡物资。

有时，晚霞染红了江面，该下班了，这一老一少兴犹未尽。刘三江把推子船划到江心，教夏田练习“双桨”。夜幕降临烟波浩淼，二人累了，就停船任其漂浮。夏田纵情唱起幼年母亲教给他的歌——《郊外的夜晚》：

郊外月儿上树梢，
火树银花锁金桥。
织女桥上会牛郎，
诉说人间风光好。

啊！社会主义祖国天堂美，
心儿爽朗江山娇。

“刘师傅，你唱一个吧。”

“我不会唱歌。年轻时给人家当船工，拉纤时为了走出点子来，也哼哼几句不成调儿的词儿。”

解放后，这些词儿刘三江再也没哼哼过一次。在夏田的一再要求之下，他居然也哼哼起来：

哎哟嘿！哎哟嘿！
夜儿深深野蒙蒙，
踏碎月光浅步行。
纤绳缠身不自由，
星星眨眼天不明。
哎哟嘿！哎哟嘿！

“船主的心肠是蝎子尿子毒蛇的牙。我们经常黑夜白天连轴转，熬不过一眯缝眼就挨皮鞭。有天晚上趁船主不在，我也编了几句词儿：

哎哟嘿！哎哟嘿！
船主是个猫头鹰。
眼睛好象鬼门灯。
贼头贼脑看风向，
不让船夫得安宁。

“这下可把船主惹翻了——不知他是怎么知道的——把我吊到桅杆上，一直到天亮。船行到扬风湾，遇上大风浪。船象摇车一样在浪尖荡上荡下，我在桅杆上悠来悠去，绳子悠断了，我掉进浪窝里，双臂不会动弹，喝了几口汤。多亏老张——就是现在渔场的老场长——的打鱼船发现了，把我救出来。可是从此船主再也不让我们唱歌了，我的胳膊也成了伤胳膊。”

日子久了，刘三江和夏田之间感情默契。刘三江是夏田最尊敬的师傅，夏田是刘三江最心爱的徒弟。

以后，夏田正好分配到○四号拖轮当水手，刘三江还是常常关心他。

一连好几年，夏田的工作还是一帆风顺的哩。绿水青山、朝霞满江、渔歌唱晚，这画一般美景，常常使他心飞神游。船员的集体生活给他带来无限的乐趣，大家常常唱起《远航》歌，他总是拉起手风琴伴奏。

有一回，拖轮停泊在滨江港扒风，一只驳船被刮断绳索，冲向江心。夏田划着撇船，顶着狂风恶浪，撵上驳船，把百多斤重的大锚抛下水去，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。

刘三江在扬风湾听到夏田的这些情况，高兴极了。

河里的石头，年深月久才被冲得圆滑。夏田还是一块刚刚入水的石头，有棱有角。一年前，李荣让○四号拖轮把成百箱人参酒和肥皂给他捎到下游，又让把十几吨樟木从下游给他运来。这个头一开，运私货之风兴盛起来。夏田亲自向王书记反映了李荣营私舞弊的情况，李荣在公司党委会上作了检查，运私货之风才有所收敛。

后来，○四号拖轮的工作由李荣分工经管。只有天晓得

为什么，越来越大的不幸便降临到夏田的头上。

一天晚上，风平浪静，明月当头，码头上点点灯火如银河落地，夏田见景生情，便拉起手风琴，唱起《郊外的夜晚》，使整个码头都沉浸在幽深而醉人的境界之中，人们象吸了口清凉的空气一样畅快。可是事后有人向李荣反映，说夏田唱的是黄色歌曲。李荣便要夏田作检查，夏田想不通，在检讨书上写道：“大风大浪我敢闯，困难的工作我敢上，为什么祖国的良辰美景不让我歌唱，我感到窒息。我有一颗炽热的心，有青春的活力，也有青春的歌喉，我爱祖国的大好河山，我要歌唱……难道只能唱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》吗？……”

李荣虽然把“窒息”读成了室息，但他说夏田是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，发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满，并要夏田“认错”……

今年春天，船员们开晚会，大家要夏田唱支歌，这象触到了夏田的伤痛，他抽搐着脸，直着眼睛摇摇头，经大家再三要求，他只好临时朗读了一首悼念周总理的诗。他感情深沉，声调颤抖哀恸，听的人好些落了泪。后来大家都争着抄这首诗。天安门事件发生后，这首诗被定为“反动诗词”进行追查。但夏田拒绝说出诗的来历。李荣竟在大会小会点名批评，说夏田是传播“黑诗”的“反动分子”。而“揭发”他的人倒是立了“功”，受到表扬。夏田心里抑郁，他觉得好些事情象是是非颠倒了，他想不通，很苦恼；从此不但不唱歌不拉琴，连话也很少讲了，象只迷途的羔羊。

刘三江为夏田忧心忡忡。

半年前，党委要调刘三江到机关工作，说什么他也不

肯，理由就是扬风湾渡口必须找一个接班的，可是派谁去他都不同意。为此党委又一次开会研究。

李荣想，刘三江把扬风湾把得严严实实，几个朋友想在那儿讨点方便都被拒绝。趁这机会一定要把他换下来；又想河东公社张主任多次向他提出，把扬风湾交给他的堂弟张山——何不就此送个人情呢。于是，他第一个发言说：“我看，干脆把扬风湾交给河东公社管吧，咱们管得不偿失。”

“怎么能说得不偿失！”刘三江首先反对。“论收入，那里一个人每年就是近万元，几乎是大船队的两倍。更主要的是，要保住渡口的社会主义方向。以前不是曾经放任自流过吗？结果生产队的电机、粮食通过渡口时被盗走，查也查不出来。问题就看是谁得谁失了。”

李荣心怀鬼胎，哪里敢坚持，便退一步说：“那派谁去呢？”

“如果一定要把我调到机关，我提议让夏田去！”刘三江明确表态了。

李荣想，关键是要把刘三江换下来，再说，夏田还不是捏在他手心里，就先让他去，一步步来嘛。

“我同意老刘的意见！”李荣故意把声调提得很高。

大家也表示同意，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。

离开扬风湾那天，刘三江告诉夏田：“在这里，一定要坚持‘四不’——不干私活，不运私货，不外借船，不随便留宿过客——你就能站住脚。”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喜欢风浪，可别让风浪打翻了船。这儿是扬风湾哪！”

几天以后，天近黄昏，一个“光脑袋”的人和一个留着“猪鬃头”的人就来向夏田借船，夏田哪肯答应？不由分

说，两人就把他打了一顿，绑在岸边的柱子上，骂骂咧咧地把船划走了。并威胁说：“瞎摆渡！再不讲江湖义气，老子就叫你去见龙王爷！”第二天清晨，亏得渔区的老场长打这儿路过，才把他从柱子上解下来，他气得说不出话，只流了几滴眼泪。打这以后，留着猪鬃头的人又来过几回。他一来就掏出公社的介绍信和李荣的条子，强迫夏田给他们那些可疑的货物开绿灯，行“方便”。只要夏田坚持“四不”，夜里就会有人在窗下向他扔石块，谩骂，恫吓。

夏田忍无可忍，便给公司写信反映情况，都没得到回音，只好听天由命。他苦苦思索，但得不到答案。头发长了也不去理，胡髭也越来越黑了。

今天船翻了，他更烦恼了，烦恼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为什么又是“光脑袋”和“猪鬃头”呢？他们究竟玩的什么把戏呢？这些事情对谁才能说清楚呢？

三

“夏——摆——渡！”对岸的喊声打断了夏田纷乱的思绪。

“夏——摆——渡！”

他跳上船，操起双桨，有节奏的桨声划破了平静的江面。阳光射在荡起的波纹上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

“嘻嘻！夏摆渡，今天天气真好呀……”没等船靠岸，那个等船的姑娘便和夏田搭讪。

夏田没有作声，把船靠了岸，擎着双桨等着那姑娘上船。

“今天不光天气好，船也刷得干净，连摆渡也象洗了澡

似的，这是迎接国庆节吧？”姑娘看着夏田那贴得紧紧的头发。

夏田还是不作声。

那姑娘是渔场理发员，叫陈颖。她高高的个子，通红的面颊，一口雪白的牙齿半掩半露，一双生动活泼的大眼睛显得生气勃勃。她穿着一身整齐的蓝工作服，戴一顶洁白的工作帽，挎着一个黑亮的皮包。她两次和夏田说话，他都不理，她感到扫兴，越发觉得这个摆渡古怪。这是一个月来她第二次吃他的“闭门羹”。

她跳上船，“给，先买张票。”把钱递给夏田。

夏田接过钱，“象你这样的乘客在扬风湾真少见，主动买票。”

“不主动还行啊，下次来不让上船怎么办？”

“不至于吧，我这个‘瞎摆渡’还不至于‘瞎’到那种地步，不让一位热心的理发师上船！”夏田把船票撕给陈颖，自嘲地说。

“热心顶什么用，上赶着给人家理发，人家还信不过。”陈颖看夏田终于说话了，心里有点松快了。

夏田不好意思地陪了个苦笑，把船支开岸，荡起双桨。

“明天是国庆节，这回该理理发了吧？”陈颖热心地说。

夏田又不作声了。

“你这个人真怪，头发这么长还不理，年轻的，象个逃犯……”

“同志，我哪有闲心理发！”夏田郁积在心里的千言万